

四

明

叢書

張宗祥



00
2
10

春酒堂詩話

遺書三

鄧 周 容鄧山撰

慈谿馮貞羣孟顥編

家嚴常語客曰文公叶詩經諸韻似亦有不拘者如
六月食鬱及薁七月烹葵及菽菽叶薁也八月剥棗十
月穫稻稻與棗叶轉韻矣何必強棗爲走強稻爲徒苟
反也爲此春酒以介眉壽酒叶壽又轉矣又鹿鳴詩何
必叶鳴笙笙入七陽乎一章兩韻經中多有

又曰雅頌稱什猶軍法以十人爲什也此卽是唐人律

字之祖律者亦猶軍之有律也

嘗坐牧齋先生昭慶寺寓適有客以詩卷謁者先生一展輒掩置几側不復視已而此客辭去先生顧謂客曰凡於人詩不必於詩也於目知之頃見目中有梅花詩且三十首故不必復視耳隨出其梅花詩讀之皆免園冊語相視大笑又曰使當此君前一讀其輕謾之不能自禁當更甚於掩置耳

又嘗謂客曰古人詩無字不體情體物移易不可初視殊不覺也及爲妄改者形出始見如古詩云枕郎左邊

隨郎轉側二語爲李于鱗取去改左爲右豈非點金成鐵容聞之不禁失笑不特見先生讀書體貼亦以見先生接引後學之懷坦易可親如此

杜牧之詠赤壁詩云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今古傳誦容少時大人嘗指示曰此牧之設詞也死案活翻及容稍知作詩復指示曰如此詩必不可學恐入輕薄耳何苦以先賢閨閣簸弄筆墨又云李建勳宮詞卻羨落花春不管御溝流得到人聞此之謂不識廉恥于鱗選詩甚嚴而取此何也慎之

次寅問予曰李青蓮畢竟是何處人予曰予不能必其何處但能斷其必非蜀人問何以徵之曰使青蓮果蜀人必不詠蜀道難矣

唐玄宗見青蓮飛燕新妝詩而能不怒見襄陽不才明主棄句而怒之此所以爲命也夫

少陵云風吹蒼江樹雨灑石壁來晦庵曰杜詩多誤字如風吹蒼江樹樹字無意思當作去字無疑故至今刻本皆作去字不知去字正無意思也樹字始令人想入圖畫所謂山雨欲來風滿樓也後閻申臯盟說杜亦以

爲樹字然曰風如何吹得江去則非也來字亦不黏石
壁若云江不能去則壁亦不能來不反受晦翁大笑哉
又曰來對去亦板俗亦謬去來多少遠近諸字但視用
之何如耳

少陵佳人詩云自云良家子零落依草木又曰天寒翠
袖薄日暮倚修竹數語近於鬼詩又崔國輔怨詞云妾
有羅衣裳秦王在時作爲舞春風多秋來不堪著則竟
似颯然陰風矣唐人固不特長吉善鬼語也

有見予村居詩者撫掌曰酷似司空圖修史亭詩子曰

修史亭詩若何客曰誰料平生臂鷹手挑燈自送佛前
錢豈不似君平生射虎心何在獨倚柴門看插秧乎予
曰予詩似與否未可知然前錢二字宜商客曰然則至
今遺恨水潺潺離宮晚樹獨蒼蒼俱失商耶予曰此又
當別論耳

少陵哀李光弼詩云內省未入朝正是就彼一生形迹
心事兩字說盡可謂刻畫而申臆盟云光弼一生失著
以內省二字混過誤矣

天關象緯逼雲臥衣裳冷闕字或作闕或作闕或作闕

四字之中畢竟闕字近理正不必以不稱臥字爲嫌牧齋先生引東都記爲證是矣一日讀鮑明遠升天行云從師入遠岳結友事仙靈五圖發金記九籥隱丹經風餐委松宿雲臥恣天行冠霞登綵閣解玉飲椒庭云云因想少陵用雲臥本此安知天闕非天行耶況題是龍門奉先寺與明遠詩意相近耶

家舊有唐詩鼓吹一冊俱七言近體意主綺靡而魔詩俗調十居其七不知定之誰氏首幅有元贊善大夫郝天挺注一行余笑謂固應是此時之書然上有高曾圖

記不忍廢也戊午客燕見牧齋先生有學集中有鼓吹
一序證爲元遺山選次以比之王荊公百家選夫荊公
百家選必可觀惜未見也若鼓吹之猥鄙何以當先生
意如是恐不足以服嚴氏高氏之心先生往矣安能起
九原而面質之

馮惟訥詩紀曰古今詩人以詩名世者或只一句或只
一聯或只一篇夫豈在多哉但空梁燕泥與庭草無人
以煬帝殺之而傳楓落吳江則可謂之一語傳耳若池
塘春草以夢故非以此盡康樂也太白少陵將從何處

拈出耶

薛道衡空梁落燕泥竟至殺身永叔云未爲絕響何至君臣相仇予曰此原非絕響直是道衡詩識耳庭草無人隨意綠亦猶是也

丁酉夏別楊猶龍歸後先生書來附以詩結云聽到江猿第幾聲予爲之悽然然不以爲怪癸卯夏夜不寐吟諷此句疑唐人曾有之乃檢唐集見李司馬送劉侍郎絕句云幾人同入謝宣城未及酬恩隔死生惟有夜猿知客恨嶧陽溪路第三聲不覺大怪至秋而聞先生歿

矣死生之隔竟成詩讖豈李司馬詩先爲吾二人作案耶痛哉

有客自鄜州來云州北有杜川爲少陵故居石壁上鐫長天夜散千山月遠水遙收萬里雲之句爲少陵逸句予曰此必非少陵句也客問何也予曰首句淺次旣遠水矣又遙收曾少陵有是

唐詩綠浪東西南北水紅闌三百九十橋又春城三百九十橋夾岸朱樓隔柳條又煩君一日殷勤意示我十年感遇時陳郁云十音當爲讖也陳郁不知何處人何

其似北人耶北人無入聲以入爲平者豈止一十字哉
樂府歡作沈水香儂作博山爐二語分明是道人點化
說得好色人冰冷香在爐中豈不可畏偏託女子口中
道出令人不覺古樂府之妙如此

兒有拈施肩吾閨情詩曰三更風作切夢刀萬轉愁成
繫腸線以爲警絕予笑曰似此稱詩何異泛海買胡爲
業風吹入羅刹鬼國耶卽有指南引歸亦祇泊得島夷
界上

岳忠武詩詞極佳蓋緣性情過人故也然人但傳其送

北伐并潭水松風之句與滿江紅調耳所遺必多憶癸卯春於張子漸家見忠武眞蹟用筆有法書過滁山作結云好水好山看未足馬蹄催趁月明歸署名一字詩旨含蓄無限惜忘前二句而子漸爲古人已七年矣嗚呼

虞山選列朝詩或刻或濫可議者十之三作歷朝傳隨意寫生可誦者十之七余嘗於晉中將列傳稍爲刪節手錄一過信非近代人所辨世之挾其弱姿淺調而欲撼之者固可笑乃有步其體例而成書者祇見其俚鄙

耳

余未曾覽滄溟集戊午夏客順德登清風樓見其作郡時所題四律中各有萬里字其無心耶抑故爲之耶豈成名而有所無不可耶名之爲害如此

邱文莊嘗云眼前景致口頭語便是詩家絕妙詞此言是矣然元白又何以輕而俗邪此中兩參乃得三昧耳慈水姚亦方嘗問予曰唐詩畢竟從何人入手予曰莫問從何人且先問從何體亦方瞠目曰體從五言古又煩言邪予曰非也須從絕句始亦方沈吟次予曰唐詩

中最得風人遺意者惟絕句耳意近而遠詞淡而濃節短而情長從此悟入無論李杜王孟卽蘇李陶謝皆是矣亦方爲之快然

甯戚飯牛歌鬆快刺耳已啟唐人風調友人曰安知非後世擬作余笑曰然則當時未必有甯戚其人

歐陽文忠新茶詩有云年窮臘盡春欲動蟄雷未起驅龍蛇夜間擊鼓滿山谷千人助呼聲喊呀萬木寒癡睡不醒惟有此樹先萌芽要知宋時有催茶之法今山茶最遲安得先萬木而萌芽乎又有和嘗茶詩云溪山擊

鼓助雷驚

少陵望嶽詩考年譜謂是十五歲時作余讀詩意良然如王氏子弟聞郊公求壻未忘矜字龍門奉先寺亦未能坦東牀腹也

李義山云嫦娥應悔思靈藥碧海青天夜夜心傷風雅極矣何以人盡誦之至又云兔寒蟾冷桂花白此夜嫦娥應斷腸差覺蘊藉似亦悔其初作而爲此

司馬禮宮怨云年年花落無人見空逐飛泉出御溝人說與李建勳卻羨落花春不管御溝流得到人間之句

相似予謂不然司馬詩較蘊藉不礙大雅

俞次寅一日語余曰謝客詩篇頗多何以獨得意惠連入夢之句余曰可知此君苦心在求自然

長信詩不必不怨然如王譚所云飛燕倚身輕爭人巧笑名知君棄妾意是妾怨君情則幾於罵街婦矣莫以盛唐隨人佞譽

虎林某氏爲女納采錦繡珠貝羅列堂上賓朋姻黨咸集正歡笑間忽有一蛇從中梁而墜眾各愕視莫能一語主人不悅顧某後至大聲曰雅不云乎惟虺惟蛇女